



宋风遗韵 □吴钧

宋代的政治宽容

宋仁宗时，蜀地有一个读书人，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，其中两句写道：“把断剑门烧栈道，西川别是一乾坤。”这是劝成都府脱离赵宋王朝，割据独立。在过去，这毫无疑问属于谋逆的大罪。成都知府给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赶紧将那读书人抓起来，又快马上报朝廷。仁宗接到报告，很淡定，说：“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，不足治也。可授以司户参军，不厘事务，处于远小郡。”那老秀才当了一年官，就带着羞愧之心老死了。此事若发生在明清两朝，必是死九族的重刑，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。宋朝之宽仁，由此可窥一斑。

宋神宗时，党争大兴。苏轼因写诗讥讽变法，被执政的新党指定地点、指定时间交代清楚问题。神宗本无意深罪苏轼，但宰相王珪却欲置苏轼于死地，他向皇帝告黑状：“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。”神宗改容说：“苏轼固有罪，然于朕不应至是，卿何以知之？”王珪说：“苏轼写过一首《桧诗》，有‘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’之句。陛下飞龙在天，苏轼以为不知己，而求知地下之蛰龙，非不臣而何？”神宗说：“诗人之词，安可如此论？彼自咏桧，何预朕事？”王珪语塞。这是“乌台诗案”中的一个小插曲。后苏轼被贬往黄州，充团练副使，算是薄惩。若放在清代的所谓“康雍乾盛世”，必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“文字狱”。宋代虽然也发生过数起诗案，不过性质跟清代“文字狱”完全不同。清廷以“文字罪”杀人，目的是为钳制人言，强化思想控制，维持皇权专制；宋代诗案则是党争的衍生品，是执政一派用来打击反对派的工具，手段虽卑鄙，却非出于维持皇权专制之用意。

宋孝宗时，南宋的大思想家陈亮落魄民间，一日与狂士甲在寺院饮酒，又叫了一名妓女陪酒。狂士甲乘着醉意，封妓女为妃。这时寺中有客人乙，故意问甲：“既已册封贵妃，那谁为宰

诗话亭 □陈大新

了却闲事知天真

大唐天宝初年，年过半百的诗人沈千运，风尘倦旅，功名无望，往还汝北旧居，有《山中作》诗云：“栖隐非别事，所愿离风尘。不辞城邑游，礼乐拘束人。迎来回山林，庶事皆吾身。何者为形骸，谁是智与仁。寂寞了闲事，而后知天真。咳唾吟崇华，迂俯相屈伸。如何巢与由，天子不知臣。”

《山中作》开宗明义“栖隐非别事，所愿离风尘”，表达了对世俗的厌倦。令诗人厌倦的究竟是什么呢？“不辞城邑游，礼乐拘束人”，明确说出了是都市中让人拘束的“礼乐”。想要不受这样的拘束，只有早辞城邑之游。“迎来回山林，庶事皆吾身”：近来回归山林，才感到一身轻松，想怎样生活生活尽可以随意了。由此，诗人也思索起一个问题来：“何者为形骸，谁是智与仁？”该如何支配自己，如何理解智与仁？诗人道出了自己的感受：“寂寞了闲事，而后知天真。”在归山后，诗人体味到，归于寂寞，脱离了名场的缠夹，方能返朴归真，从而释放自己的天性；才能不再“咳唾吟崇华，迂俯相屈伸”地随人俯仰，这种极为拘束的生活，诗人是受够了。“如何巢与由，天子不知臣。”既然不愿束缚自己，何不像尧时的隐者巢父和许由那样，留一个自由身，天子且不得臣，岂不快哉！沈千运借《山中作》尽吐胸中郁闷，也发泄得十分畅快。全诗一气呵成，从“所愿离风尘”到“天子不知臣”，如沿江放排，顺流而下，一抒胸臆，十分过瘾。然而，沈千运如无久困风尘的经历，是绝难写出这样的诗来的。

沈千运，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两《唐书》无传，平生可考事迹甚少。《唐才子传》称他“工日体诗，气格高尚。当时士流皆敬慕之，号为‘沈山人’”。他的久困名场，有《濮中言怀》一诗可证，其诗有云：“圣朝优贤良，草泽无遗匿。人生

古风杂记 □刘中才

古人把雪天的日子过成诗

天寒冬月近，大雪落成诗。无论身处铁马秋风的冀北，还是杏花烟雨的江南，当一夜飞雪扑面而来的时候，潜藏于人们内心的些许惊喜最终还是被漫天飞雪惊起了一地涟漪。拍雪景、录视频，打雪仗、堆雪人，忙碌之余委实令知识经济社会的现代人感到快乐且惬意。

然而古代没有手机，无法借助相机模式记录一段美好的雪中记忆，也难以在冰天雪地里定格转瞬

即逝的美丽影像。纵使如此，古人却从未停止过悦己悦人的脚步。当银装素裹的室外雪景映入眼帘时，古人也会以雪为载体，沉浸其中，玩得乐此不疲。

踏雪寻梅是古人在雪天里尤为偏爱的一大盛事。彼时大雪飘飞，万物止于枯寂，唯独一树梅花傲立风霜，让寒冷的冰天雪地别有一番韵味。为此，南宋著名女词人朱淑真颇有心得，她在《山脚有梅一株地差背阴冬深初结蕊作绝句寄之》中说：“寄语梅花且宁奈，枝头无雪不堪看。”确乎如是，梅花枝头倘若没有皑皑白雪的衬托，想必那粉色的花蕊还是缺少一点儿耐人寻味的迹象。而唐代的孟浩然更是将雪天外出寻梅一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描述说，孟浩然情怀旷达，常冒雪骑驴寻梅，曰：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雪中驴背上。”骑驴独自慢行雪天，迎着寒风吟诗唱和，孟浩然的旷达心境真就不是故弄玄虚刻意伪装出来的，否则，那句“穷阴连晦朔，积雪满山川”的苍茫气势也难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了。

如果踏雪寻梅的意境可圈可点，冬日里雪中垂钓则更胜一筹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雪渔图》引人浮想联翩。画中的老者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，在漫天飞雪中垂钓一江风月，虽是极致寒冷却依然兴致盎然。郑谷在《雪中偶题》中对其饶有兴致地说：乱飘僧舍茶烟湿，密洒歌楼酒力微。江上晚来堪画处，渔人披得一蓑归。这也因此与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相映成趣，互为一体，堪称雪中渔事的姊妹篇。

同样，大雪封山的隆冬时节，人们不再忙于农事，整日宅于家中又缺少生趣，因此，访亲会友备受古人